

品花寶鑑

品花寶鑑

第十六回

魏聘才新進華公府

梅子玉初訪杜琴言

話說前回書中。梅士燮赴任之後。一切家事。內而顏夫人掌管。外而許順經理。井井有條。子玉仍係讀書。經籍之外。研磨諸子百家。到花晨月夕。則有二三知己。明窗淨几。共事筆硯。或把酒清談。或題詩分韻。所來往者。劉文澤。顏仲清等。爲最密。而怡園徐度香。一月間亦過訪幾次。或遇或

不遇。蓋度香局面闊大。現處福地。爲富貴神仙。所以干謁者紛紛而來。應酬甚繁。卽遇無事清閒之日。又須爲諸花物色。茶蘼石葉之香。鹿錦鳳綾之艷。雖傾倒一時。然較之小樓深處。修竹一坪。紙帳開時。梅花數點。反遜子玉竹君等之清閒自在也。卻說魏聘才。其人在不麤不細之間。西流東列。風雅叢中。究非知己。繁華門下。儘可幫閒。目下與李元茂同住梅宅。一無所事。唯有出外閒遊。而元茂又另是一種。獸頭獸腦的脾氣。與之長處。實屬可厭。聘才思量

道我進京來。本欲圖些名利。今在京數月。一事無成。且梅老伯又到江西去了。要兩三年纔回。王老伯終是大模大樣。絕無一點關切心腸。長安雖好。非久戀之鄉。不如自己弄得一居停主人。或可附翼攀鱗。弄些好處出來。亦未可定。我想富三爺交遊最濶。求他覓一機會。不甚爲難。主意定了。就坐車進城來。到金牌樓富宅。先著小使到門上。一問。聘才聽說三爺不在家。在對門貴大老爺處打牌。小使出來。聘才道。貴大爺我去年卻拜過他。未曾見著。今日正

好拜他。卽到對門來。傳進片子。聽得裡面叫請。開了兩扇中門。聘才進去。卻是小小一箇院落。只見貴大爺從正廳上出來。迎上前與聘才拉了手。讓聘才進屋內炕上坐。聘才道。兄弟來過幾次。總值大爺出門。偏偏遇不着。貴大爺道。兄弟差使忙。輕易不出城。倒常想同富三哥出城。找吾兄逛一天。不是他没有空。就是我有事。再停兩天就好了。又講了些閒話。聘才留心屋內。卻也收拾乾淨。一並是三間。東邊隔去了一間做書房。院子內東邊是粉牆。西邊一

箇月亮門。內有一扇屏風攔著。想必是內室了。只見炕上掛一幅藍地白字的迴文詩句。一幅冷金箋對子。是戶部總理寫的。兩旁是八張方椅。東邊擺一書桌。一盆小小盆景。一面是幾張方机。聘才正要開口。貴大爺道。富三哥在此打牌。就在那屋子裏。咱們那邊坐罷。就讓聘才進去。走到書房門口。有一小廝揭起了一箇香色布簾。聘才跨將進去。只見富三將牌望桌上一放。打了一箇呵欠。伸了一伸腰。見了聘才。便站起來。笑嘻嘻的道。久不見了好阿。聘

才拉箇手。見屋裏尙有兩人。一人面南。一人面北。那面南的卽起身照應。那面北的。便似照應不照應的。略把身子鬆一鬆就坐了。仍看着手中的牌。聘才看那上首一位的相貌。一臉酒肉氣。兩撇黃鬚。一雙蛇眼。衣帽雖新。不合官樣。約有四十四五歲。下首一位已有五十餘歲。是箇近視眼。帶了眼鏡。身上也是一身新衣。聘才便問道。這兩位沒有請教貴姓。那上首的卽答道。姓楊。我是這裏的街坊。又問那位老年的。老年的慢慢的答道。我姓閻。貴大爺道。這

位閻簡安先生。是華府中的師爺。那一位是精於地理的。又是富三哥的乾兄弟。就在東胡同那大宅子裏。號梅窗。行八。說罷。小廝移了一張欉子。就放在富三上首。大家坐了。富三道。你好阿。你在城外天天的樂。你也不來瞧瞧哥哥。你知道哥哥惦记你。你就不惦记我。我找你兩三回。你躲著不出來。你天天兒瞧戲。好樂阿。聘才笑道。那裏的話。那一天不想著三爺。因梅老伯到江西去了。一切家事是託兄弟照應的。所以事情多一點兒。那姓楊的便問聘才。

道。足下在梅大人宅裏。聘才道是。因問道。認得梅宅麼。那人道。怎麼不認得。他們塋地的樹。還是我種的呢。貴大爺道。這楊老八的風水。是高明的。我們內城多半是請他瞧的。聘才便又拉攏起來。只有那箇閻簡安。是冷冰冰的。只與富貴兩人講話。富三爺道。歇了罷。這牌打得悶人。就是我輸了。算帳罷。閻簡安便道。怎麼就歇。方纔打了兩轉。梅窗道。算了。不用來了。於是大家起身散坐。點點籌馬。是閻富兩人輸了。聘才道。是我吵散了。富三一手捶著腰道。我

本來不喜歡這箇。輸了錢還惹悶。閻簡安道可不是楊梅窗笑道。誰叫你們打得這麼燦頭。將牌都亂發的。不輸你輸誰。閻簡安笑道你好。我瞧見你幾時又贏過錢。不過會詭人就是了。只好在我與富三哥面前混滂。在貴大哥跟前就不能了。大家說笑了一陣。貴大爺卽命小廝拿出酒肴來。是四五樣葷素菜。一壺黃酒。賓主五人小酌了一回。席中聘才對那閻簡安問起華府的光景。那老闆就覺得有些高興。便道敝東公子是人間少有的。府裏的潤大是

說不盡的。聘才又問同事幾位。簡安道在府裏住的有十幾位。在老爺子任上的有十幾位。其餘來來去去走動的。不計其數。我是老爺子三十年的交情。同著出過兵。與那些箇朋友是兩樣的光景。哥兒待我是父輩的禮數。其餘就難講了。原來這箇閩簡安是箇半生半熟的老篋片。卻與華公有舊。嫌其心窄嘴臭脾氣古怪。所以叫他在府裏住著。華公子是更不對的。楊梅窗是箇土篋片。但知勢利。毫無所能。又是箇裏八府的人。怯頭怯腦。因與富三爺是

乾兄弟又拉攏了些半生半熟的濶老仗。著看風水爲名。胡吹亂講的一味貪財。或與地主勾通。或與花兒匠工頭連手。賺下人的錢。也捐了箇從九候選。至於堪輿之學。實在不懂。是日談次。到與聘才合了式。便要與聘才換帖。聘才是樂得拉攏的。便十分應酬。只有那位老閻是勢利透頂的人。如何看得起聘才。聘才也深厭其人。五人歡敘了一回。各要散了。楊老八並約聘才。另日再敘。聘才便同到富三家裏來。又坐了一回。便把心事講起。富三爺道。既然

如此何不就挪到舍下來。盤桓幾時。重又說道。我們舅太
爺府中朋友最多。今日聽得老閻說辭了兩位出去。如今
正少人呢。聘才道舅太爺是那一位富三道。你不記得去
年在城外瞧見那十幾輛車。車內那箇貂裘繡蟒的。叫做
華公子。就是聘才心中十分歡喜。想道。這華公子勢燄薰
天。若得合了式。弄箇小小的出身。也還容易。又遂問道。他
家去做朋友。不知要辦些什麼事。富三道辦什麼呢。陪着
喝酒。陪着看戲。閒空時寫兩封不要緊的書札。你還會彈

唱是更合他的心意了。這人本是個頂好的好人。只要儘
拿高帽子孝敬他。他就喜歡。違拗他。他就冷了。我瞧你趨
蹌狠好。人也圓到。你肚子裏自然狠通透的了。我們舅太
爺筆底下也來的。去年老佛爺叫他。和過詩。並說好。還賞
了黃辮子荷包一對。四喜搬指兒一箇呢。你要去。我明日
就薦你。包管可成。聘才聽得喜動顏色。忙作揖謝了。因又
想着這箇老闆。有些礙眼。忽又想道。各人辦各人的事。不
與他往來便了。再坐了一回。辭了富三回寓。明日富三就

到華公府來。見了華公子。就薦聘才進府幫辦雜務。華公子應了。說道。我這裏到不拘人多人少。只要人好。是你的好朋友。自然不用講了。就請你去講一聲。請他來就是了。卽吩咐林珊枝傳諭總辦。將魏師爺修金飲饌說定。富三連連答應幾箇是。又進去見了華夫人。就辭了一徑出城。通知了魏聘才。請其明日就去。是日聘才就與子玉說明。並謝數月叨擾。子玉吃驚道。大哥何故要去。莫非嫌小弟有得罪之處麼。聘才連連陪笑道。愚兄自到貴府以來。承

伯父母同弟台如此恩待。豈尙有不足。無奈愚兄此番進京。家父諄諭自己。定要謀一前程出京。因此處稍可巴結。且富老三力爲作合。且去看看光景。只隔一城。原可時常來的。棣台若不忘懷華府園亭。聞說是極好逛的。伯母前請棣台先爲稟明。明日起身時。再進去叩謝。李元茂在旁聞得。聘才要進華府。心中有些難過道。你去了。只剩了我。且你也少了箇伴兒。我聞得華公子脾氣不好。你到不要去吃釘板。還是在此罷。過年再說。聘才道。各人有各人的。

打算我如今比不上你了。你是知縣少爺。享現成的福。我
不但自己不能受用。還要顧家呢。子玉聽到這句。便知不
能強留。只得進去與顏夫人說了。顏夫人道。既然如此。只
好聽他自去罷。但老爺出門時。囑咐我好生看待。且說他
倒能辦事。但此時也無甚多事。如果將來有事。再請他回
來亦可。是晚卽命子玉與聘才餞行。又送出四十兩銀子
與聘才。聘才感激不盡。一夜與元茂談談講講。各有難分
之意。明早富三爺卽遣人帶了兩輛車。來接聘才。聘才卽